春融堂集

春融堂集卷三十

青浦　王昶　德甫

書一

答翁靜子徵君書

某迂疎狷直性不能巧言令色取媚天下以故所往輒忤其不至於欲殺者特幸為爾執事知其貧窶恐自後益窮教以與世相委蛇且慎於取友所以愛某至矣循誦再三感繼以歎昔孔子論友曰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又曰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至於所戒則曰毋友不如己者又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其慎且重如此故古者士君子論交定為士相見之禮合之不可苟取之必以道所以在朝廷無利盡交疎之病在草野有進德輔仁之功子夏門人問交於子張

子張以爲異乎所聞蓋張也堂堂驁於聲氣結納不知可者與之與爲友也不可者拒之弗與爲友也非謂衆之弗容不能之弗矜也子張援容衆矜不能之道以例友道是以互持其說而不相入今朋友道缺絕久矣賢而仁者誰乎直諒而多聞者誰乎箴規劘切之誼廢而佚游燕樂之事作百取一二焉如水有防如農有畔斷以稍補學業非賴以振其窮也且某年僅二十七距聖人三十而立尚有三歲於此時亟取天下端淑嚴正之友恐血氣未定猶不免冒貢於邪僻若冀以佽助衣食雜然取之日移月化必流爲不肖之歸是所得小所失者大也而執事亦妄所取之夫人言語而目受之自天其不媚於巧令者非可勉學而能今天畀以迂疏狂直之性天之予我甚厚矣天厚以予我我將以自待其亦與於衆

天褻天之甚矣且抑而行之殺其廉隅矯揉磨刓久之不能自制必將復反故態於入世終無所效某早夜自審已久竊踽然涼涼然分爲世擯棄果無所適歸於故鄉求老農老圃以爲師自食其力雖飢與寒不悔非牴牾明教實以執事知我愛我故不敢委蛇諧俗也勉作報書惶悚不已

與顧上舍祿百書

使來辱示新刻花稿詩鈔和而不靡雅而不哆甚矣有合於溫柔敦厚之旨也吳下多才人論詩必以君爲首雖然詩與史相表裏者也史之體善者傳之惡者用以爲戒故窮奇檮杌不惜具載於書以嘶有裨於人心世道三百篇亦然惟今之所謂詩異是善者引與爲友因而有贈答酬和之章其人不足與而其名不足傳則弗見於吾之詩也可且弗克見於

吾之詩則爲惡者懼爲庸衆者愧用以力蠲於善是其所以爲教與史異而實同若不論人之正譎賢否雜然見於吾詩而贈答唱和之章不能遽有所指斥譏貶則於美刺奚當焉吾詩不傳則已詩苟傳後賢必因詩以考人考人而人不足稱則鄙其人因以鄙我之詩且因鄙吾詩之謏而吾之爲人亦將爲所薄今足下集中凡與唱酬贈答僕所未知者甚多豈吳下多有其人而僕弗及聞見耶抑非其人而足下故游揚之使附儁民秀士之列耶昔蘇文忠和王鞏詩謂使鞏姓名附見於集中鞏以勳舊子弟又文采卓越照世而文忠乃矜慎如此則不若鞏者其不肯泯泯以濫登也審矣蘇潁濱賊也張埴兄弟降賊者也工部皆以詩贈蓋草堂集後人所薈萃使工部手定其詩必芟削之不暇又肯留此以貽訾議

歟足下之詩既極工精而益求精必於是審焉僕魯鈍愨直輒敢盡言於左右惟恕之且因以思之

與沈果堂論文書

使來得所示論文書明白深切皆可法而於墓志尤詳遡者楊文叔蔣涸夫相繼逝於時能以古文鳴蓋非先生莫屬也某爲此亦有年竊謂墓志不宜妄作志之作與實錄國史相表裏惟其事業焯焯可稱述及匹夫匹婦爲善於鄉而當事不及聞無由上史館者乃志以詔來茲以示其子孫舍是則皆諛辭耳蘇文忠公不喜爲墓志碑銘惟富鄭公范蜀公司馬溫國公張文定公數篇其文感激豪宕深厚宏博無涯涘使頑者廉懦者立幾爲韓柳所不逮無他擇人而爲之不妄作故也得其人矣而行文之法又不可以不審竊謂韓柳歐

表蓋為俗本所亂如韓之曹成王劉統軍權文公碑皆神道也而趨不具書柳惟志宗直殯則直志爾其祕書郎姜君襄陽丞趙君主簿韓君皆有銘而不書銘及韓之考功盧君司法李君皆無銘乃書墓志銘其舛誤如是至碣與碑同宜有銘詞而韓之法曹張君柳之獨孤君兩文皆不著銘獨孤君碣末列友人名姓與其先侍御神道表同例蓋皆表也表例無銘而韓之房使君鄭夫人殯表則用韻如銘其他若鄆州谿堂以序綴詩汴州東西水門以記綴詞體製如此錯出者甚衆今之學者弗參互考訂而潘氏金石例王氏墓銘舉例等書世亦不復傳習是以雖號為能文詞者猶有作輒繆盭不合於古足下本經術為文以迪後進又所搘柱陵王寅旭潘稼堂兩公遺澤未艾必有好古能言之士出焉誠其毋玆

作必程諸先民則文字復古不難也方冬風寒相見何時惟千萬自愛某再拜

與顧震滄司業書

前聞　命作書致賀且訊啟行期旣獲手教則言衰老且病不能行恐無以塞

明主意伏而思之惶惑彌日昔昌黎與李渤書具言天子仁聖年穀熟衍特賜委至拾遺公宜疾起與天下共享之然考憲宗之初卒跳於夏師疲於蜀其謂四海所環無一夫甲而兵者特諛詞爾且是時政刑教化未盡修理讒佞欺罔之徒往往萌蘖於朝著是以思起一直言無鯁避之士出而諫諍枝柱之若如昌黎言天下已治已安矣將無庸拾遺補缺爲李渤者不起可也安得以忘世責之今　國家偃武修文百

數十年三代以下治安無與爲偶
皇上端拱法宮方思格神人誠上下與禮和樂因　詔徵通
經績學之士講求儒術將擢爲司業用迪於國子庶子此正
儒者佐理休明之會也不得以言官比且唐宋來取士者設
科無慮百十數從未以經學甄拔天下士而
皇上斷然獨創行之其說經之書又還於宰執登於　御覽
令編修檢討及中書舍人纘寫校正以藏諸　內府重其典
者至矣上重其典而下輕其報豈賢人君子致身靖獻之道
歟抑又有大不可者今所用四人中執事齒最尊猷望最久
係海內觀聽最深執事不起則彼三君子皆相顧跧伏使邁
古之曠典缺焉不獲收其效後世論者必咸指爲執事之故
則累於盛德者更大相隔數百里無由躬自勸駕祈因是書

而熟計之毋以為高名毋以為佚老脂車就路則天下幸甚

與彭晉函論文書

去秋在金陵承足下一見如舊歡因得盡讀所爲時文益已山畫山兩先生後未有造微極與如是者今足下鄉古文見示然後知足下嚮以古文爲時文今復以時文爲古文也夫所謂文者理與詞已耳詞非理不立理非詞不達爲古文辭必反覆細繹其理必旁推交通不致有缺略滲漏以斷裨於世教而時文限之以題理常有所不可盡而義多有所不獲直抒者乃爲逆探鉤取若吐若茹以詭其靈皺儇巧名爲闡聖賢之言實於聖賢立言大旨轉相悖戾益其不同如此古之取士或以詩賦或以經義體製格調本去古文甚遠一旦舍其所業從事於古文得門而入也較易今之時文皆粹然

聖賢之理體製格調多與古文合且非夙習於古文時文亦不能以工浸淫漸漬久之遂欲以此爲古文則毫釐疑似之間愈近而實愈相遠其故又不在辭在氣不在理在神昔康崑崙請學琵琶於河西女子令三年不近音樂乃授以指法近陳官詹邦彥少工董文敏書晩思效顏魯公及下筆輒復似董乃以左手作字冀忘其故習夫崑崙女子之琵琶同此節族勾剔爲爾顏董之書同此波磔戈折爲爾然必忘之而後習之所謂毫釐疑似愈近而愈遠忘之不盡終難以得其眞文小技爾然時文古文不同者如此似同而實不同又如彼惟足下自足絕筆不爲遨於經史以養其才久之後遂則取於心而注於手得其眞也必矣足下於某儕長以倍乃能數數下問某敢有所靳故以聞自先正及心所獨得者布於

左右且翼足下反之庶以相長焉

與蔓支子座主薦士書

某行能無似因鄉試遂得託於門下前者至江陰進謁執事獎許激賞惟恐不及及覽所獻詩則又汲汲然稱舉勞篇未嘗不道善也以爲可進於古之立言者某生二十九歲矣自幼習爲制舉義於他文惘然無聞知偶爲詩雕刻樊悅焉爾旣長從王次山侍御沈確士宗伯游稍知學問之途徑與功力之淺深次第不幸飢寒潦倒未獲晷有成就倖得乙科而執事遽激賞獎許如此又賦詩四章以贈其行甚踰所望昔燕昭王欲得賢士以共國先自郭隗始樂毅鄒衍劇辛之徒從而爭趨之今以謭陋樵魯如某猶獲齒於執事之口則天下士孰不聞風興起竊願附於門牆之末者夫古大臣之報

國家首在以人事君居恒取天下賢士緣文考行昞其德之大小才之長短廣狹默識之樂育之因而引翼教誨之去其駁而進於醇以蔟國家一旦之用猶探囊胠篋而出之也以故所舉無不當而所任無不宜雖然有愛士之心無鑒別文章之識則所愛必非所賢有其識矣或無其位與有其位而非以文章爲職業則亦無由與天下士接以甄拔其尤今執事心乎愛士爲天下第一又得在上位適當學政衡文校士之任而執事之詞章若火始然若風始發若川之方至足以雄視一代用其所獨得鑒別天下之士綜文考行孰有能涸執事之識者而天下賢士亦挑不樂於自見以庶幾於一日之知且某又受知最先平日頗有意於人材敢不悉舉所知仰慰執事求材之至意竊見江南人士雖多惟曹仁虎吳泰

來趙文哲張熙純嚴長明爲之最仁虎齒最少性情蕭灑其詩華贍富有博士弟子中未有倫比泰來甲子副榜嘗爲宿松教諭不樂以病乞假歸益肆力於文詞撰硯山堂集漁洋之繼別子也文哲敏穎幽介不苟求知於人所作詩研練清婉要能深探而力取之熙純貧甚性乃疏豁忤俗詩雄放於擬樂府尤工長明擅俊麗善馳騁作駢體文能銘徐庾及四傑爲一體若褚廷璋凌應曾吳省欽蘇去疾皆出羣之才執事試時可視其文而得之也又有嘉定王孝廉鳴盛錢舍人大昕孝廉詩古文悉排奡雄傑可喜而舍人精史學通九章算術詩亦寬裕肉好兩人皆在京都又以經學名者惠監生棟棟故學士士奇子經史靡不淹貫尤深於李鼎祚之易鄭孔賈之禮襄黃制府廷桂以經術薦於　朝未得用今老而

益窮之三人雖不與執事之試度亦愛慕樂聞者是以備陳於左右昔昌黎言陸宣公司貢士所與及第者皆赫然有聲由梁補闕肅王郎中礎佐之而昌黎亦自以侯喜等十人薦於陸暢且屬其告於主司蓋人主之望於名公卿與名公卿之報國家皆蘄於得士不在平日之知與不知邇者學政矯枉失正謂不知其人而取之可以免於議論卒也愈公而愈不得人於國家奚賴焉某明日偕計吏北上深惟執事獎許激賞之殷不敢蹈世人所忌諱畏避干冒尊嚴庶亟察之某謹再拜

答呂青陽書

某自去夏過無錫謁震滄司業盛稱丈人湛經學精算術博聞强記盡得石齋先生所傳及至金陵相見上下議論以爲

過於所稱恨聚處日淺不能盡發所撰而讀之耿耿然若魚之中於鉤也入春忽乎書並示十學薪傳目錄驚喜詫歎又過於前相見時伏讀易義旁通貫串粹然一出於正而於論井養尤精蓋天之立君理處於不得不然而聖賢之作之君也情每出於不得已故堯之禪舜也必於讓舜之禪禹也至於避夫不得已而受之明乎非有所樂於此也桀者使衣飢者使食肴昧者使知禮義一夫不獲皆予之辜而民見聖賢之勞心如此其至因各以力之所出獻於上君十卿祿卿祿倍大夫大夫倍士其勞以次而殺則其食之也以次而差率民之所爲報也是以唐虞夏名貢下奉上之辭也商以助名猶以以下助上爲言及乎稱稅稱斂始成自上取下之詞不知其義起於相報是論反覆數百言實與孟子代耕之義相

表裏度夏細旃之上誠不可一日不復此至推步之術自古皆談於日法四分之疏無論大衍八十一分至元一萬分猶有秒忽纖毫之未盡積久則漸舛自利瑪竇挾西法入中國其徒湯若望輩述之專取合朔為定甚發古人所未發梅氏用其術以通於古之歷法丈人復加簡易徑直焉於是朓朒之患革而無憂於贏縮進退弱太之不齊後有考七政者無以易此觀石齋先生三易洞璣有過之無不及者某以時文取科第又因少習詞賦稍稍為時所稱乃不知山林中布衣逸老湛深學業如此方自愧且悔今同業年八十而丈人亦七十餘矣二老皆在東南而某復以漸除官將赴北不獲裹糧負笈假館以卒絕業愧悔何時而已耶惟時賜書以教之則幸甚方暑千萬自愛不宣

靑陽名泰江西新建人軀幹雄偉談辯如雲余見之年七十餘矣飲啖兼三四人目光霍霍然射窗戶所著十學蓋易詩書春秋禮樂及天文地理算術說文也少游浙東受學於黎洲先生之徒入閩獲石齋三易洞璣嗜之故其書宗二家者爲多老而貧販書間爲堪輿術以自存活酒半輒捋須太息曰吾老矣不能用也蓋未能忘世如此顧司業外若江寧程綿莊廷祚淮安程蕺園廷鐄皆與雅善尤喜余見必强留坐語及夜分不倦自余入都後三年聞靑陽客於金陵以歿所著十學凡六七百卷不知散佚何處矣又六年　朝廷修續文獻通考某以十學薪傳目錄示纂修官編修吳君省欽因爲撮其大畧載於經籍志云丙戌初夏檢前書因並記之

與朱竹君書

昨於魚門席上論蘇文忠公撰行狀神道墓志雖不多實大勝韓足下深不謂然發聲徵色坐客至失箸莫能措一語僕旣歸酒醒取蘇集中如范蜀公富鄭公司馬溫國公數文讀之讀已復歎歎已復讀旣而且讀且泣恨不生與同世廁其門牆以親炙其言論風采也及閱韓晉鄭餘慶行狀如嚼蠟如搯聑鐸毫無足感者以此益自信信蘇之工凡文以傳人也傳人以厲世也故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聞者莫不興起也頑夫廉懦夫有立志文必如之然後可謂之文今董鄭諸人之狀具在也能使人廉而立乎能使人聞而奮起乎以此益自信蘇勝於韓足下必又曰此非文之故人之故也則又不然夫文以傳人必人以重文人不足重何作可也且是時

若實公之爲裴晉國之德縱西平之忠烈人足以重文者豈尠也哉釋此不爲乃惟鄭與蕭諸人之爲毋亦不量其人大小輕重謂曾受其府辟以文與之歟抑謂次第其官爵勳伐足以重吾文歟抑利其諛墓之金如劉叉所譏者歟無一而可也足下謂韓勝者甚錮於前人之說試檢范蜀公數文復之亦必將累欷歔泣信僕之論不謬爾夫韓之古質奇崛厚重根柢六經爲文忠所弗如且如書張中丞傳後悲壯激發於司馬遷班固弗啻也何文忠之能比若夫行狀神道墓志文忠乃實勝韓足下幸毋膠前說某謹白

與惠定宇書

日者在廣陵常侍履綦得備聞緒論爲幸至所論禰字當作祧字竊按公羊傳隱元年秋七月註生稱父死稱考入廟稱

禰疏禰示旁爾言雖可入廟是神示猶自最近於己故曰禰又詩邶風飲餞於禰毛傳云禰地名釋文云禰乃禮反韓詩作坭音同玉篇云年禮反父廟也廣韻云祖禰亦姓出平原魏有禰衡亦作禰奴禮切又堯廟碑祖禰所出隸釋云禰即禰字歷考諸書無謂作祢讀者惟說文無此字僅見於徐鉉新附字中故陳澔集註云讀作祢字然徐鉉新附字注云禰古文禰亦不作祢也先生博學多聞古訓是式必更有所據惟幸垂示焉不宣

與褚舍人搢升書

奴子從都下歸知動履萬福并惠手書具道小學放絕欲勃字學一書具訓於蒙士其意甚厚按漢法太史試學童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爲吏又以六書試之課最者以爲尚書

御史史書令史又吏民上書字或不正輒舉劾蓋用之辭而核之之精至於如此今則齒於學舉於鄉者俾之誦百字中必有譌音焉俾之書百字中必有譌體焉而刊雕在簡牘者紕謬疊出姑以論語孟子言之親仁之親本从辛从木監本乃从立从木皇皇后帝之皇本从自監本乃从白饔飧而治之飧本从夕从食監本乃从歹从食皞皞如也之皞本从日从皐監本乃从白从皐於諧聲會意之義皆失至若欲之加心埶之加艸其失更僕數焉不能終也外此經史子集之舛誤槪可見矣某常欲綴輯一書專以說文爲本說文所未載則散附於各部之下先列音之互異者次列義之互異者次列形之互異者據說文以正玉篇集韻之失據經傳以正說文之缺垂六七年會以官事未果成而足下奮然爲之僕可

輟不復作矣且古無字名有目爲書者周禮保氏養國子教以六書是已有目爲文者禮記書同文是已有目爲名者儀禮百名以上書於策不及百名書於方是已故漢藝文志或云凡將或云訓纂率不言字至漢魏間而字詁字指字林之書乃漸行焉然則足下之成書也其名亦庸可忽歟近長洲布衣江鱷濤名聲工說文之學見其所書當與張力臣陳長發上下知足下樂得聞之幷以白於左右爲不宜

與秦味經先生書

前月在維揚讀邸報知新膺　恩命總與秋官事與廟俱欣慰無量竊聞周虞命官二十二人伯禹而外莫賢於皋陶而其所專任者士師周公以叔父之親位冢宰而所兼攝者司寇會有三卿皆一卿兼二孔子乃獨爲大司寇非以其事至

重一不當則民氣天閼乖戾上關乎陰陽故其任之之重非
大聖賢不以畀耶至漢以冢宰司徒司空爲三公獨司寇不
與焉者蓋以冢宰長百揆司徒富而兼教司空則平水土皆
所以生民也取其生不取其殺所以示人主之用心也今天
下治平百有餘年振古未有宜若無事於刑而尚未能致刑
措者豈民之無良歟抑吏方習於簿書期會日以法令抉摘
其民於有恥且格之風鈌然不講使民不能感其意歟
皇上之用心堯舜之心也今登執事以長秋曹其以仁明望
執事其以移風革俗期執事也明矣不然發奸摘伏以懲鴟
義姦宄之徒則一二刀筆吏文深小苛者優爲之亦何肅當
世大賢以重其寄耶伏惟執事推虞周命官之意上副
皇上簡擢之心以塞天下士君子願望之志故某之聞 命

也不敢以賀而竊有望焉惟幸而鑒之

與門人張遠覽書

僕在京師日久交天下賢士大夫頗衆前足下下第來見辭氣清峭樸直較然有異於衆人心固已識之及觀所示古文辭其意醇其旨潔而法度悉與古人合甚矣文之似熙甫也足下以不第歸來取別而僕適以應官去悵惘累日不能自釋乾隆初言古文者推臨川李巨來桐城方靈皋兩公僕生晚不得見其人稍長始識蔣編修恭棐楊編修繩武及李布衣果沈秀才彤乃知古文淵源曲折所在四君又先後卒今之有志乎是者惟桐城劉教諭大櫆錢唐杭編修世駿大興朱中允筠桐城姚儀部鼐嘉定錢中允大昕族兄鳴盛數人而數人者業之成與不成猶未可卜又得足下齊肩其間甚

慰所望夫學古文而失者其弊約有三挾謏聞淺見爲自足不知原本於六經稍有識者以大全爲義宗而李氏之易毛鄭之詩賈孔之禮何休服虔之春秋未嘗一涉諸目於史也亦以考亭綱目爲上下千古不知淵表志傳紀於正史又或奉張鳳翼王世貞之史記漢書而裴駰張守節司馬貞顏師古李賢之註最爲近古者缺焉弗省其失也在於俗而陋有其學矣騁才氣之所至橫騖旁騖標奇摘異不知取裁於唐宋大家以爲渠蘐而好爲名高者又謂文必兩漢必韓柳不知窮源泝流宋元明以下皆古人之苗裔其失也在於誕而誇其或知所以爲文與爲文之體裁派別見於言矣未克有諸躬甚者爲富貴利達所奪文雖工必不傳傳亦益爲世詬厲其失也在於畔而誣夫以爲文之難而其所失又復多如

此則有志於古人不可以不知所務明矣邇者能言之士數出於東南中州及西北絕少然幸而有一出焉必殊絕於人況足下有田有廬足以備饘粥竹樹花果之盛足以供偃息又有善本書數千卷爲中州士大夫所罕見熟讀而深思博覯而約取充其學足以接熙甫無難則不第也不足悲而歸於其家也益可喜故趣舉近日之能言及言之而失者以勉足下未審足下謂有合否也西華令劉君僕同年生從其寄書見便幸時惠音問月以近作見示焉

答錫聙瑞應書

四月二日得來書知吾賢眠食佳勝且言鄉人中多有譏僕簡傲者意欲僕和其光同其塵頗於微遂以漸免於忿懥也意良厚僕生平與人交親疏在心不在迹益吾鄉之宦於京

師者率十數人爾往時僕爲中書舍人多暇數日輒過其舍非有所親也今或閒一二月一見閒三四月一見亦非心有所踈且內直之班

上在宮則日入直在　圓明園則八日中往直四日有奇比歸之三日入刑部署者二浙江山西兩司及秋審處案牘緐夥十數吏以次白事非抵暮不得出而聽訟尙不與焉入方畧館者一通鑑方畧音韻一統志諸書問其當進者係鈐幾帙已呈總裁與否校錄完好與否時有祕旨及大臣考核者必纍擧而覆陳之稍畢往經咒館與西僧講論繙譯亦非數刻不得竟過是則又應　圓明園之直其有造吾門而見者十不得一二且閒數日乃得往報以是騰衆人之議然公事使然謂僕居要地恃勢倨傲者殊不足與辯曲禮言不妄

說人孔子謂君子易事而難說如以徵逐爲說人之具僕年四十餘矣方欲倣古人所行招之不來麾之不去何肯酒食游戲以希一嘗衆人之意且所求說者君子與說之不以道君子弗說也求說者小人與又何肯舍其正而從於邪冀小人之無異言也抑僕之素志謂士大夫端以讀書學道砥礪廉隅爲本今鄉人中好讀書者誰能學道者誰放僻邪侈之徒日接踵於坐未聞有所分別迎距如是而欲僕和光同塵長與比昵狎暱能乎不能且同鄉如張策時趨升之與沖之輩僕推獎歎譽唯恐不及每及門雖隆冬大暑未嘗不倒屣迎也僕之非倨傲明矣昔韓文公以磨蝎爲身宮蘇文忠公以磨蝎爲命宮僕雖萬不逮古人往往不理於口然內返諸心實無有昔親而今疎者若以此得咎世人雖死且不恨何

有於謙使人臨發艸艸作答惟幸祕之

與趙升之書

不見足下者幾二載使來辱賜書且示以作詞之道謂當爲古人子孫不當爲古人奴隷此非獨詞之謂凡爲學者莫不宜然古之人之於詩古文辭必有所規橅緣以從入至於究也上下千古含咀蘊釀沖瀜演迆汨汨然灑灑然隨所之以出之意與辭化不自知其所自而人亦卒莫得測其涯畧譬於水合衆山之泉以爲源源既盛矣放乎長流又有諸水以匯之故能如此也不然剳裂襞績句比而字倣焉是眞夷於奴隷已矣某愚且陋分不足以與此然嘗力於詩古文也久將求所爲含咀醞釀者幾焉未知果能與否亦冀與足下共進而勉之詞特其一端而已承命作序非敢緩以足下詞必

傳於後無疑不敢率然以應幸姑竢焉不宣

與曹來殷書

某頓首九月二十一日遞中得手書惟尊候萬福喜慰無似來書盛稱某詩奇崛雄拔當世能言之士無出其右殆見僕之屯蹇拂鬱姑以是相慰藉焉爾古之遷謫者往往嗟嗟戚戚若不安其生思頌封禪紀功德因以取後世譏又或託於逸豫放曠若樂天之在江州微之之在通州徒以詩之富且工往來相炫耀竊以爲處憂患之道二者俱非何則人生觸扞文網雖曰時命大都自取天固以降罰使然因一事發不因一事起生平或疵纇多遂以致此故自從貶以後默數二十年來行已處事及性情心術一一自考驗始知違悖道理不可擢髮數過益省益多由此益媿且恨怨天尤人之念尚

不以謝於心刻弄筆墨騁奇怪與文士爭名譽其不敢也審矣某少無兄弟年四十有六生女一尙乏子息家無擔石儲往時取一節進一階必積勞苦乃得之旣得又復摧挫隔閡使不如意蓋命之屯蹇拂鬱至於此去年七月出銅壁關迄十月抵老官屯攻剿賊壘其間歷毒瘴陷泥淖冒怒湍踰重岨險惡萬狀非耳目所恆聞見是時軍事亟不暇自顧恤回憶軍中強悍武士死且十五六孱弱如某托先人之積慶未卽塡溝壑竊幸以爲過矣痛定思痛其嗟嗟戚戚固宜又何心傚前二者之爲鉤奇鬬豔以詩文炫燿取譏於後世邪且三年中備閱艱苦精神消耗過半矣覺時白髮僅一兩莖今顚毛種種髭鬚亦有白者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老母年踰七十煢煢一身尙在萬里外誠不如牛醫狗屠猶得具

甘毳以備侍養也每一念至中夜三四起魂怳怳若有所忘失柳子厚云凡爲文以神志爲主如此乃欲與當世能文之士操觚濡翰角勝於藝林非愚則妄而已矣今退而處江湖者有大宗鳳喈曉徵心餘諸君子足下暨竹君籍心白華復以文學表著朝著文章之柄旣幸有所宗主儻緬酋悔禍歲事某因得以還鄉里誅鉏萇茅奉老母育子嗣修身約己以償夙昔志願已畢矣固不敢逸豫放曠亦不敢妄託於窮愁著書也惟知己審之秋深想北地早寒惟千萬自愛不宣

與杭大宗書

某頓首家書至得執事去年九月書責其不肯遁迹微蹈鋒鏑妄以身許人以貽老母憂辭纍纍數百言皆引古誼相剴切執事年七十餘矣手顫不能作楷字乃爲某反覆諄切如此

讀之不覺汗之浹於背而流涕之被於面也某無狀以尙書郎典機密不能杜門謝賓客與罪人子孫往還其取咎戾固宜吏議以後適大司馬阿公自伊犂還詣 行在令同事者作書約往雲南時某未敢許也一日侍老母老母泣然曰汝父自幼教汝令汝有聞於時不幸被讒謫爲世僇辱汝不克自湔洗何以慰汝父吾聞阿公正人且吾雖老尙不至衰病頹廢汝往依幕府因得以陳力自贖未必非汝父意也汝毋念我因誦燕燕之卒章曰先君之思以勗寡人復相與泣然者久之於是南行之計始決禮曰孝子不登高不臨深懼辱親也以是樂正子下堂傷其足而憂禮又曰戰陣無勇非孝也蓋未仕以守身爲大已仕以宣勞爲大道之不同如此某寡兄弟又負釁廢黜雖不敢以守身爲解與列位於朝者有

問矣於道不必觸冒危險以驚恐老母從軍之役蓋出於可已也可已而終不可以已推思其故輒爲之骨愴心悚神魂飛越夜寐三四起媿不可以爲人微執事責某固何說之辭然謂某妄以身許人則自有說昔昌黎從裴晉公討蔡可謂相得益彰矣若張建封董晉則皆庸陋小夫不應應其辟爲其使也僕常病之是以此行籌之良熟矣大司馬爲人宅心恕謀國忠莅事簡而有法樂與迂謹方正之士交故某不惜危險而許之若夫公忠不足以稽國是德器不足以孚人望歐陽公云士雖貧賤以身許人固亦未易詎肯昧昧焉以從事邪今兵事浸息某亦意氣消耗不復能任官守矣旦夕歸京師奉老母還於鄉里當請西泠六橋間與執事而悉區區不得已之意是書到日想値溽暑惟眠餐自重草草復書惘

揪不已某再拜

春融堂集卷三十一

青浦　王　昶　德甫

書二

與錢冲齋書

別十日未審從平彝回省否頃過廣通入飛來寺見有碑陷壁間蓋明按察司副使池陽沈某書書中涓剏寺顛末甚具滇去京師幾萬里而寺多以中涓剏刑餘之人冠蓋踵接於道非以大理石猛密寶井故耶然則滇之民若吏坐此累者甚矣蘇文忠荔支歎我願天公憐赤子莫生尤物爲瘡痏正以此也然碑字頗備顏柳法賢耶嗜學書搨一本供模寫甚善相見應在暮春春寒尚厲惟自重不宣

又與錢冲齋書

居絶徼者三載兵火瘴癘無時不與足下同又蒙念我良厚所謂異姓昆弟也啓程匆遽乃不暇作絮語别肩輿中回望永昌有并州故鄉之感況於二十年舊雨耶今已抵昆明見兩賢耶頭角崝嶸然殊慰因以所較史記及圭峯禪師碑贈之某此去於滇無可措意者獨明公祠未建頗以爲惓惓公儒雅清正誠勇又不待言猛育之師勢無不可抉圍出乃卒以一死謝諸將士其有功滇南者甚大微獨以死勤事於祀典爲宜也宜叔公祠恭觀公音保查公拉豐阿珠公會訥等死事之臣配之其餘陣亡將士以次祔焉足下在公幕府久此事固心許之而至今未果且永昌賸越多淫祠撤其像加丹堊焉廟以妥公之靈良便所費俸錢無幾也崇忠節激頑懦其事匪細惟冀足下迹成之滇南兵事小休今又赴蜀徼

一孱且老書生必欲閒關百戰何耶相見何時臨紙悽咽不宣

與陳桐齋書

使來見示詩集古詩勝於近體五古又勝於七言其色蒼其力勁其氣抑塞磊落殆欲杜陵也歟磨而礱之又加密焉比於杜陵不難昌黎贈崔斯立云往往蛟龍雜螻蚓蓋譏其雜也勿雜在純純在熟熟非久且漸不能擇杜陵詩得其尤粹美者彊記而循誦之務底於熟使章句音節一一懸著心目又尋繹其命意之所在且加涵養焉如是而駁雜之病乃除詩詞雖小道不可以一蹴幾也矧杜陵又詩之最精深者世人務小慧輒欲弋獲之無怪僅得其麤觕鈍澀咳然自號為杜而去之乃益以遠僕不悳人易言詩尤不悳世人易言杜

正坐此爾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源此非爲學詩言然學詩而澈底於精與深者無以易此惟足下勉之

與蔣應嘉檢討書

承作南莊集序詞意沛然若有餘且推挹過甚讀終篇覺爽然汗下也作文詞不患不富要歸於峻潔曩時以柳州文瑰麗疑從魏晉人出今暇時讀之乃知本於公羊穀梁子及太史公瀏然以淸孑然而峭犀然而堅以貞儁詞説采咸有西漢風力鹿門以配昌黎良不虛也足下習而敷之當日工于厚與袁君陳書愼勿怪勿雜勿務速纇數語洞中肯綮僕雖爲足下直之何以加此北還尚無日幸數惠書且數以文詞見示不宣

與余庚有書

前承示所作詩文未暇閱也及取別就道冐輿中一一讀之屬對工比事切非根抵深厚何以能此散行文數篇尤簡質有法說文玉篇士人不講久矣誰復知絡亭林之說足下能篤嗜而貫串焉殆貞楚材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頃過定西嶺入雲濤寺登樓又見足下題額以癸酉年書葢十六年於此乃猶淹於通守為之慨然然因此益知足下廉退雅尚又不必誦其詩文而知之也相見何時惟時以書通問是望不宣

與袁文康書

僕以迂疎淺陋乃足下父子昆弟皆來受業意良厚始見即以格物之義相質豈姑以是為設難端耶亦實欲嶄於誠正

之學耶先君子常謂物即物交物之物與克巳之巳同格如扞格格鬬之格格物即克巳人有良知至虛至靈物欲蔽之知遂以盲格之又格心體乃瑩知無不至意發乃誠竊疑背於朱子及見薛文清云格物者先格身心之理然後誠意之功可施故程子曰格物莫若察之於身文清誦法朱子所言乃如此以此知先君子言與程朱不殊若物物逐而求之意日以勞知日以淆安在其一旦豁然貫通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耶今以質之足下盡身體焉其必有所得非可僅以口舌筆墨閒爭勝爾某白

又與袁文康書

得二十五日所作經義歲行隸矣猶力學可喜也聖人制征伐之具其殺人乃以生人使人皆知爲生人由是悅以使民

民忘其勞悅以犯難民忘其死所謂豫也能豫則作樂殷薦
浹於神鬼刑清民服和於海甸用以行師其爲利也必矣古
之民澤於尊君親上之敎明於同仇敵愾之誼遇有調遣爲
君相者又詠其室家離别之情以宣其湮鬱況狥身勞而心
實豫焉由是踴躍用命戰無不克而攻無不取大師之克在
乎同人丈人之貞在乎容民畜衆毒天下之民而民從則豫
之道得焉爾惜吾賢作未見此意又謙之五曰利用侵伐無
不利上曰利用行師征邑國行師似非謙義五上兩爻乃有
此象者葢行師必以如不得已之心持未敢必勝之意修文
德以來之申道義以告之所爲不窜以其鄰且鳴謙也猶苗
格於是乎徂征又以薄伐爲仁止戈爲武不盡殺爲義益贊
禹謙受益此也聖人微言精識深信天道之必然用以埀大

誠於萬世窮經者當深體而參究之不爲昔賢傳註所梏庶於聖人之情稍有所得爾同永昌計在二三月間惟努力自新日知其所無是望不宣

與楊孝廉書

某啓孝廉先生執事僕聞善言易者蜀爲盛漢君平以下於唐有資州李氏著集解取蜀才說甚富於五代有房氏著易海惜爲撮要剗削弗得究其全於宋有麻衣易云得諸青城山道者僕自壯則好易竊意氐湔岷灌間山水怪偉幽邃或尚有易師抱遺經隂伏晦匿而不出者去冬抵成都會軍事旁午不暇訪私心養養然迄於今不已昨見邛州曹君道執事年七十餘夙工易同時莫能及所謂隂伏不出者意在於此既自喜又竊念距新都二千餘里且在軍次不得上下相

議論一豁胸中之疑竊以自恨也雖然古人論友誦其詩讀其書與見其人等掃於並世之人執事餘伏山林久不以仕宦汨其神殫心肆力於易李與房諸子之書必疏通爲貫串爲如李見示以慰往時願望之私猶把手而語抵膝而授也雖不獲即見無恨也僕曩與講易者長洲惠徵士棟爲鄭君學習爻辰通卦氣及荀氏升降虞氏納甲之說新建呂布衣泰工推步通邵氏皇極黃氏洞璣之說太倉沈光祿起元撰孔義江寧程徵士廷祚撰易通指說道理頗平實今數君子先後逝矣無有與明於憂患之故者以是蹈於兵火憚惜卒莫之能說今又聞執事解易甚深固僕所願從游者他日師還將操几杖以謁於門塾以罄執事之蘊而先以書請焉執事其無所靳某再拜

答吳沖之學使書

兩月不通音問不意時事遽至于此二十年舊雨多暴骨空山者言之慟絶升之死狀終未明晰毋論王升一出營門旋被衝散即控馬之兵至墜馬後亦遂揮之使去但據云升之坐於地賊奴十數人拔刀圍守之不知殞命若何其于死事則無可疑矣昨次清溪忽得手翰兼以新詩率和四律及抵成都宿於南明舍弟官齋復作六章其稿存晴沙觀察處近又揀出途次作八首併寄晴沙幸皆取而觀之傷時感事不知可當詩史否來札謂八月旋成都便閉門度殘歲欣羨之極不意刀兵刼煩惱濁中乃有此清涼世界則起居之嘉豫可知也邇來疲憊已甚心如死灰身如槁木筆書如蝟毛此時若得覓一精舍偃仰其中作十旬休暇已不啻天際真人

想何敢遂作蓴鱸之夢耶今日立秋連宵多雨此夕頗晴霽記在軍中望月已五度矣援筆作書淒感不已

又與吳沖之學使書

中秋夕作數十行屬弟南明奉上又前行次郫城作書一通慰唁少鈍交王升攜去未封函想亦可取而觀也今日始讀六月二十六日雅州使院所發手書感愴無似升之死狀未明然其授命無疑兵部巴君旣爲具結卽可以邀 卹典惟丹忱之死甚慘中矛墜馬蠻賊斷兩手以去此確有見之者鑑南死事則周篁邨所述不誣渠在省諒已詢得其詳少鈍以五月初三日歸胡琳以五月初七日歸此後京城三次來書一書則七夕前二日發係在聞升之變故之後甥瑞應云初聞未果未失事不敢令老母知繼升之信至度不能秘乃

告以丹噶一路全軍無恙然卒未免於驚疑所幸某於六月二十四日因軍機房公文之便略寫數字附報平安七月十七日得習之泰占兩君同書云前信即日寄往留京辦事處討家中于初十日內接到可以稍慰高堂也海參贊等于六月十二日所發摺內即有升之丹忱同日陣亡之語此摺當於二十二日到熱河乃以樞地秘密之故都下全不得知至二十六日温中堂長君自熱河抵京外間頗有所聞少鈍始往巴君家問信則討少鈍聞訃當于六月底耳某此次遡成都事如蝟毛同鄉人俱不得一見並不暇作書賤體甚疲憊然眠食如故曷所謂貞疾恆不死者耶抑仍須在刀兵刦內耶時命未可知行法以俟焉耳過雅州時昏黑大雨如注日繼摺稿蒼溪尉未得見也渠有杜公耶翼之說可無患矣此

後如得少鈍歸南信惟示知以慰遠念不宣

又答吳沖之學使書

接奉手書知試嘉定已竣矣子衿文字雖不免鈎吻螯鼻而山水絕佳考校之餘籃輿畫船遍歷舊蹟閒此輒作天際眞人想某某於奏凱後亦必一游凌雲登峨眉以償曩志耳昨少鈍以升之行述來拘牽時例所見頗俗某輒升之詩有邊落蠻奴手縱酬國士恩之句成章後屢欲易第二句而未果何少鈍轉以上句爲嫌斷斷然請改夫人臣之效死在殉國不必在殉所事之人古來力戰死遇賊殺害死被拘執後死皆得與於死事之例爲蠻奴所害奚不可者昌黎書張中丞傳後以爲兩家子弟不能通二父志盧陵作范文正神道碑于呂許公事爲其子弟擅改自古不免有此弊少鈍年少望以

此密布之又少鈍來札謂升之墓志墓表吾兩人各爲其一志者藏于竁某可任之至表于石揭于阡昭示于來者自非如椽不可求審以爲何如某匆遽如故趨日隨師北行歲豬鳴矣又於窮寒度歲負負無可言不得不作溺人之笑不知清香燕寢於何處飲屠蘇耶不宣

與陸耳山侍講書

某頓首啓耳山大兄執事不通郵問久矣昨見邸抄知執事改官翰林甚喜甚慰此典不擧久矣漁洋之負重望在汲引人材其詩雖爲義門次山諸公所貶而貶之者之詩轉出其下遠甚惟古文間雜入唐宋間小說語又於經術頗疎今執事從六十年繼其後則求所以接跡古人而副　國家之曠典將何以自樹立耶比者徵書遍天下遺文墜簡出於荒塚

破壁者必多求齋亡友惠君定宇之周易述及易漢學當路者會錄其副以上太史否周易述德州所刊聞其家藉沒後版已摧爲薪此書本發明李資州集解而易漢學爲之綱徵易學則易述所言不可得而明此二書某寓中皆有之易學嵇徵君手寫本鳳喈光祿擢升員外皆覆加考正尤可寶貴如四庫館未有其書囑令甥瑞應撿出進於總裁呈於
乙覽梓之於館閣庶以慰亡友白首窮經之至意餘尚有古文尚書考證等書曉徵學士殆有其本如得併入祕書尤大幸也又門生吳雲浙中名士亦金壇向所排抵者前日無端詿誤爲執事所知鉛槧之役實所優爲未識曾招致其人否吳與胡希呂侍讀至戚也或屬希呂促之使來併以告之金壇俾備校讎之末得自湔洗不致終身擯棄實惟執事之德

而天下於是乎無遺才矣某結褵稍作老兵蓋五年於此而執事遂以翰林主人持文柄吾兩人出處同而今之蹤跡乃大異分不當言及此然生平積習有耿耿不自釋者萬里作書寓於左右惟幸留意焉

與南明族弟書

屢得書索所撰紀聞此作僅三卷未得爲完書且幕下胥猥不諳文義字畫纔率潦草不可耐姑奉寄以塞吾弟勤求意爾紀聞之作前古無有殆始於宋人范成大吳務觀之其尤工者然往往倣水經注紀風土志時物間以詩文考證名爲史家者流其關史事實少今某此書亦倣范陸諸人體又取史記法附時事其道里紆徑遠近山水險易阨塞及羌戎習尚狙詐獷悍暨行兵取道出奇制勝之術畢見其間古來

邊疆吏剛則折柔則猾猾則縱其蘖芽而始以斧斤尋之復不恐於夷情地勢以故實單殺將多有兵連年不解其究也騷動內地大爲中國患得吾紀聞而復之用以撫馭荒服或不爲無助其書事也有意書人書官也皆有例恐或觸忤語弟姑覽而秘之則大善某白

又與南明

自二十九日與師初三日已抵美諾中間如美美卡龍登耳地勢險絕皆不煩兵而下以經年血戰所僅克者數朝舉之實人力不至於此不知如天之福金川亦迎刃解耶抑姑以此爲餌耶索諾木弟兄惡稔矣或以順逆占其必克然如盞蘇文亦弒君賊耳而隋唐屢征不服隋更以此亡天下順逆之理未必可憑僕是以不敢以爲喜且時以前所云云爲將

軍言之攻克情形已錄奏藁咨制軍想得其詳故不復言近日索倫兵過竣尚可小休否

又與南明

書來盛詫十日收復小金川蓋神兵也然吾弟獨據奏章云爾所謂殆見吾杜德機也前議取小金川諸將皆謂阿喝木雅以西如工司噶色布達諸地上年攻戰最久路逕已熟由是可抵美諾南山壓取美諾良易獨降人木塔爾謂南山山險樹林多見不及遠一爲所阻必滯時日北山碩藏噶阿卡爾布里地敞番人村寨皆出其下得此山無往不可攻擊者阿公然之遂主其議又以中路中北山之美美卡南山之木蘭壩絕險上年五六月頓兵以此因令副都統額森特以三更攻喀阿木雅橋而令烏什哈達乘攻橋時潛師傍北山下

行襲取美美卡克是卡則木蘭壩亦失其險而賊之腹心以潰烏什哈達恐深入爲賊斷後有難色公譙讓再三責以必行至是夜賊未料我師之深入也果不儆烏什哈達遂據之於是阿喀木雅沃日木蘭壩賊皆棄而不守而海蘭察普爾普之兵破阿卡爾布里諾峯得以循北山下與烏什哈達合兵上兜烏分壓八卦碉以斷美諾登達之路中路之兵先克美諾而海蘭察衕登達以北相次收復撰其功之成而速非據北山及襲美美卡不能致此上年克美諾亦在出翁古爾龍之險其後遂如破竹得要蓋與此同此正如庖丁解牛奏刀騞然在中窾要又如奕者大局得力在一二子於是服阿公之善聽言習於兵也奏章蓋未及詳獨僕心識其所以然今爲吾第一道之不宣

又與南明

來書訊僕病狀欲以致藥僕心病非身病也僕棲絕徼七年所歷皆在萬里及七八千里以外瘴癘冰雪侏儺禁昧之地老母寓食京師誠如曾子固所云非獨省晨昏承顏色不得効其犬馬之愚至書問往返皆踰時累月得一書稍遲則臨啓時手戰色沮開緘疾讀無恙然後稍安蓋心之危苦若此許孺人之殁也在南路達烏是時值桂制府郭舟拙𠇗阿公代領其軍士無固志諸事如亂絲而額駙傅公來治桂某之獄復以讞事相屬故僕得信秘不發而躬日夜治事如故人或嘗僕寡情不知僕心死久矣僕少無宦情比益百念灰冷然老母之倚閭先人之在淺土年如牧犢無嗣續皆不敢以忘不敢忘而思思而糾結繚繞淚枯心盡坐則不能立夜則

不能寢頻冤憤懣則不能控訴微弃走勞瘁艱窘侵迫亦安得而不病前年丹忱見僕頗訝爲喪神失志彼於僕二十年同年且同官十餘年不察僕何以若此是蓋無人心者也今苦之最者心病矣猶日用其心猶日以心所不習者用其心案牘之來心搖搖然若將颺去者又若昏昏然欲睡夢者及起而求縛之振厲之乃稍可以從事而僕不自恨其心以爲心蠹矣近死之心若颺若睡又何怪而何恨焉如是而謂藥石可療未之前聞數年前讀桑門書喜其外形骸齊得喪謂安心之法莫過於是今以匪事叢絆繁賾未得習也日暮途遠未知所稅駕冀其不病以死恐未可知然非吾弟無以發此不宣

又與南明

僕讀　諭旨詳矣賊即縛僧格桑置麾下兵必不弭蓋十三
年受降本出於姑息之局其後旋至九土司環攻故議者謂
釋金川弗誅必為邊鄙後患且前此用兵緬甸屢不得志猶
可諉曰緬大且遠今金川縱四百里橫不及五百里登高峯
則夾河南北形勢一望可盡如是弗能誅何以威鄰國且金
川所恃者地險耳粟不能支一年而可戰之兵不能以萬我
多兵而多路一年不已則二年二年不已則三年番人田地
蕪而食用詘死傷衆而守禦弱何不可平之有此時可慮者
古云天下已治蜀後治天下未亂蜀先亂蜀民來自四方不
可繩以保甲之法而其中凶悍不法為賊盜者尤夥今出夫
辦站悉索以應軍須者五載有餘
聖天子屢下蠲復之詔恐未能遍也是在長吏加意撫卹且

撫循體䘏無再激之而已矣吾弟其留意焉不宣

又與南明

昨已得羅博瓦未敢折屐齒也此地三里五里輒有奇險可據番人最悉地勢又必擇至險退守焉乾隆十二年大軍越空喀而西至卡撒以阻昔嶺不得進馬良柱之兵度丹噶亦扼於曾達今由羅博瓦而下雖得勢若前搗勒圍有榮博帛山橫界其後能進與否尚未可知昔得臣曰今日必無晉乃敗於莘北齊頃公曰余翦滅此朝食乃敗於鞍且辱其母盈而蕩必有大咎其敢謂功在刻漏耶成都跂捷書幸無過亟不宣

與顧晴沙觀察書

浣花握手俗事眞似蝟毛雅蒙賢主人挑燈置酒乃不得稍

紆夙抱中心養養莫可名言頁羽出關回望德星彌殷延佇也慰忠祠既建復修少陵書院當干戈倣攘時乃能表章名蹟如此足音空谷眞與俗吏不同此外如文翁石室尚祈次第舉行最屬舍弟為之處踏同谷九歌之咎今得名賢主持於上且沖之閒此亦當為將伯定能不日而成如或以迂闊致譏則是銅臭乳臭小兒云云不足如劍頭吷也闡揚邛州擅倚聲嘱其書寄數十篇其於此道雖以餘事及之然亦三折肱審渠其可以老兵相視耶朱晝莊詩頗淸麗可喜今在何所併示知外詩八章謹附郢削不宣

與顧晴沙觀察

前於白公官報內附椷布候未審入與籤否黔滇陝楚諸軍均過成都此後惟料理東三省兵餉櫝稍簡自可不廢嘯歌

也某來此閒案牘如山今亦次第廓清頗有暇刻囘念茲茲身世悽惘不堪自來皈心淨土今更如旅人窮子倉皇無可棲泊者祈於草堂長老經廚覓大悲懺一冊阿彌陀經一冊以有註者爲佳若得雲棲大師疏鈔尤大快也望寄來以慰瓣香之願磤聲如雷刀光如電羽檄如流星乃爲此幽寂事得毋大噱其迂耶前日存詩十首並希檢還某再拜

與彭樂齋觀察書

某再拜某游天下久所至必訪其賢士大夫以上下其議論以爲師友之助辛卯入蜀時蜀之孝廉皆門人孫君嘉樂所取士謂可以物色其尤異者從而求之弗得也後見曹邛州覬言先生年七十餘蜀耆舊也文與詩率與古人方駕又見白觀察瀛言先生端方樸直爲監司以嚴見憚於昆弟

以孝友聞蓋有道而文也夫古人之文文其道也故文與道合後世之文文與道分故文日以衰今則士大夫能以文自見者尠矣矧能緣道而發乎既不獲一親執事而覘其道也則庶幾於一誦執事之文昨邛州以執事詩文來俯以讀仰以思如奉席撰杖而與執事揖如升堂入座而奉執事教也前二君之爲言良信而蜀之賢士大夫不惟當首數執事且必將於執事乎是徵明矣某少所嚴事者若蔣編修恭棐楊編修繩武之文商太守盤之詩諸贊善錦之經術零落已盡今皆不可復見幸讀執事之文稍知執事之道而遠在二千里外又不獲與上下其議論俯仰延佇耿耿無似雖然某夙好爲古文詞頗有所作入滇蜀後尚得文數十篇詩二三百章藏於成都官署當錄其副以呈於左右庶執事或亦因某

之文畧知某之爲人也起居何似時春寒珍重不宣

又答彭樂齋觀察書

成都人來辱賜書且以蜀名家詩選見示適草奏方畢難三寸燭讀之盡漏下二十餘刻如伐于山時獲楩梓如斵于石時遇璆璧也古人錄詩或以詩存人或以人存詩若篋中谷音天地間諸集詩不必皆工不工不足爲類期于誦其詩可以知其世執事之選得毋與此同川東西山水奇麗怪險甲天下以是大小雅之材自古接踵相望獨明季迄于今衰替百有餘年山水之氣蓄而必有所鍾焉又得執事以導其先副墨之子洛誦之孫焉知不有命世而出者邪今學使吳君同年生也昨寓書來云蜀中博士弟子惟金堂吳浩恆爲巨擘能使用六經左氏爲五言律體頗工執事曾識其人否天

下之寶天下所共吾輩嘗獎借以成名不爾莫爲之前雖美勿彰也某年二十始與海內賢士大夫交見所作輒采錄之爲湖海詩傳迄于丁丑成二十卷其後積於卷軸未及編次者尚牛腰然而其人亡者已十七八矣某之齒少于執事二十有六天假之若至執事之年則此數十年中凡有詩未有集有集未甚行者皆得取以見於世是匪獨可以慰夙心謝亡者度亦執事所樂聞也撰杖何時千萬自重不宣

答錢曉徵學士書

孫大令來川未獲見也鄭示來翰如接笑言喜與感并繼有兩金川黠擾之事軍中大局忽更而大令與升之鑑南諸君均以死綏告矣爲之綆縻不已某雖無志聞老母驚疑囘感經十餘日始定自惟無狀違定省五年于此又以此貽老母

憂不孝之罪尚可逭耶師旅之命方亟既未可以歸請而定西將軍當代正人固所願依歸者且以禮相遇又未可設詞以去也宋人詞云孤身去住都難正謂某此時光景爾但比者白髮種種精神疲苶記一忘九實不堪為當世用矣執事在青宮授讀此　國家根本地區區稽古之榮尚不敢以為幸而竊有厚望焉相見何時來殷曉嵐道念不宣

與李世傑按察書

昨蘗長致書購酒六七十背未審得否番人嗜酒特甚故鹽茶烟葉皆取資內地而酒必自造三雜谷以青稞釀之小金川則用麥且能製麴加以熊膽謂如是而酒始清鷄肋編云番人嚼酒以蘆管吸於缾中又云糜穀釀成可撥醅取不醉也蓋自古如此其俗婚喪宴會誦梵經彼此皆致酒而於戰

也亦然短接時有如醒如舞跳踉歌唱而前皆以酒力張其膽而營中之德爾格木坪明正兵亦然今賊者不常至有屏然不終日之勢是以需是頁亟子重執榼承漿因以辱軍事而此非其比恐未及知也故縷悉以聞不宣

與趙少鈍書

前聞木果木事即寓書瑞應明屬其轉告爾時浪語流傳恐非實據未忍遽以奉聞及前參贊大臣五公等來自美諾又從副將軍而西途次所聞頗多可信比抵省見王升備述殉難顛末不覺噭然慟哭失聲時顧晴沙觀察已於莊堂寺側立癸忠祠以祀二十六君即劉富兩御府奏摺所陳者遂具肴醴往奠祠下此數旬來問關兵火剩有餘生朋舊凋殘氛祲方熾時時涕泪覆面所謂既痛逝者行自念也尊甫先生

夙以文章稱海內今又大節炳如比諸古人實鮮匹儔況僕與尊甫先生車笠之盟三十年於此平生事蹟耿挂胸臆間擬爲長律傾寫而軍書旁午尚不暇以爲惟於和沖之詩及與南明弟詩內稍陳一二錄以奉上可謂長歌當哭也尊甫先生在日數數有相君之面老壽無疑吾等數人墓志必出公手之語今果已先逝而僕又稍能爲古文刻石幽壙實爲後死者之責異日成之以備信史至尊甫先生滇蜀諸詩足下來於軍應悉攜其副以去近如索審淵畫一百五十韻和雲松十二首皆曾見寄儻無存稿當別錄以郵於京師其往來尺牘最夥工者不啻蘇黃今令小胥鈔出容俟續寄惟太夫人多病下皆小弱弟解釋勸慰是在足下幸稍稍殺哀以爲門戶計八千里外歸櫂何時薄寄賻儀以爲通潞河邊隻

鷄斗酒之用攬涕作書不勝哽咽七月二十九日郫縣雨夕

燈下書